

坐观老人 著

清代野記

巴蜀書社

坐观老人 著

清代野記

巴蜀書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责任编辑：张汝杰

杨俊明

封面设计：周宝工

封面题字：魏天禄

清代野记

坐观老人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巴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5.5 字数100千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90册

ISBN7—80523—130—3/K·40 定价：2.05元

出版说明

《清代野记》，坐观老人撰。分上中下三卷，共128则。

坐观老人约为清末民初人，生平及生卒年不详。

本书所记朝野轶闻，以咸、同、光、宣四朝事居多，皆其所见或所闻于亲见者，非凿空之谈，较真实可信。

本书内容较丰富，朝廷大事如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皆有辑录，有些是当时有所顾忌而不敢记，后始追录者，这部分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他如文艺、医药、风俗以及官场百态、社会百态也多有记载。奇谈趣闻，层迭涌出，读来令人趣味盎然。

本书可以和《清代野史》参互阅读。本书大部分为《野史》所无者，有部分记同一内容，如《张汶祥刺马》案，本书则较《野史》为详。

本书实为史料性与趣味性兼具的一部书，特标点整理出版，以满足社会广大群众的需要。

本书为辽宁省图书馆藏书，承其提供底本，我们谨致谢忱。

巴蜀书社编辑部

一九八七年八月

清代野记例言

一，本记以咸、同、光、宣四朝之事居多，初名《四朝野记》，兹以四朝未能并包，故易今名。

二，凡朝廷社会京师外省，事无大小，皆据所闻所见录之，不为凿空之谈，不作理想之语。

三，所闻之事，必书明闻于某人，或某人云。

四，前清之事，有闻必录，不分先后，故有咸丰朝之事而录于光绪后者。

五，此记中近三十年事，所闻所见，当时有所忌讳而不敢记者，今皆一一追忆而录之。

六，仿明代祝枝山先生野记而作，祝记言有明一代之事，此则有为清一代之事，而详于咸丰已后。

清代野记卷上目录

亲王秉政之始·····	(1)
文宗密谕·····	(1)
满汉轻重之关系·····	(2)
肃顺重视汉人·····	(3)
文宗批答一·····	(3)
文宗批答二·····	(4)
词臣骄慢·····	(4)
彭玉璠有革命思想·····	(5)
天诛星使·····	(6)
满臣之懵懂·····	(6)
白云观道士之淫恶·····	(8)
敬事房太监之职务·····	(8)
糟塌回妇·····	(9)
皇帝扮剧之贤否·····	(10)
词臣导淫·····	(11)
皇帝患淫创·····	(11)
琴工张春圃·····	(12)
画史缪太太·····	(13)

慈禧之侈纵	(14)
载漪之淫恶	(15)
管劬安之宠幸	(16)
慈禧之滥赏	(17)
毅皇后之被逼死	(17)
亲贵诱抢族姑	(18)
皇室无骨肉情	(19)
翁李之隙	(21)
李文忠致谤之由	(22)
安维峻劾李文忠疏	(25)
金梅生之钻营	(26)
疆臣擅杀洋人	(28)
场前中进士	(29)
万历妈妈	(30)
满人吃肉大典	(31)
费恭人全节	(32)
太和门六库	(32)
库兵肛门纳银	(33)
内监直言被诛	(35)
八岁女生儿	(36)
优伶侠义	(36)
优伶罄资助赈	(38)
蠢仆食黄瓜	(39)
夏徵舒是先祖	(39)
冒认丈夫	(40)

要钱弗要命·····	(41)
野蛮时代之专利特许·····	(42)
考职之大狱·····	(43)
权相预知死期·····	(44)
文字之狱·····	(45)
吴人知兵二则·····	(46)
湘淮军之来历·····	(48)
李元度丧师·····	(49)
不利状元·····	(49)

清代野记卷上

梁溪坐观老人编述

亲王秉政之始

清祖制：亲王皇子等毋得干预政事，与大学士相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兼师傅者，或称老师，自称或门生或晚生，从未有称大学士之别号，如嗣醇王载沣呼李文忠曰少荃者。当文宗崩，穆宗孩提，天下又不靖。慈安柔顺，不敢负重任；慈禧位卑，又恐不孚人望，思得一重望之亲贵佐理之。于是廷议推奕訢为议政王，总理军机大臣。此本为权宜之计，非永远定制也。奕訢既议政，本有百官总己之权，于是向之以老先生、老师称大学士者，遂一变而为官称，如称李文忠为李中堂，左文襄为左中堂，犹不敢庞然自大，直呼其别号者。而大学士之对于奕訢，则自称晚生矣。奕訢去位，亲贵执政为定例，以迄于亡。

文宗密谕

清文宗在热河，临危之际，密授朱谕一纸与慈安后，谓某如

恃子为帝，骄纵不法，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及文宗崩，慈安以之示慈禧，殆警之也。而慈禧栗栗危惧，先意承志，以事慈安，几于无微不至。如是者数年，慈安以为其心无他矣。日者慈安婴小疾，数日，太医进方不甚效，遂不服药，竟愈。忽见慈禧左臂缠帛，诘之，慈禧曰：“前日参汁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聊尽心耳。”慈安大伤感，泣而言曰：“吾不料汝竟如此好人，先皇帝何为尚疑汝哉？”遂取密谕面慈禧焚之。嗣是日渐放肆，语多不逊，事事专权，不与慈安协商。慈安始大悔，然已无及矣。光绪二年春夏间，京师忽传慈禧大病。不数日，闻死者乃慈安，而慈禧愈矣。或曰：“慈禧命太医院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之。”丧仪甚草草，二十七日后一律除孝。慈禧竟不持服，大臣进御者仍常服。国母之丧如此，诚亘古未有也！予时在京师，主光侍御宅，故知之。

满汉轻重之关系

清初定鼎以来，直至咸丰初年，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自洪杨倡乱，天下分崩，满督抚殉节者有之，而敢与抗者无有也。会文宗崩，廷议请太后垂帘，恭亲王辅政，乃变计汰满用汉。同治初，仅一官文为湖广总督，官文罢，天下督抚满人绝迹者三年。逮英果敏升安徽巡抚，亦硕果耳。当同治八九年，十八省督抚提镇，为湘、淮军功臣占其大半，是以天下底定，各国相安，成中兴之业者十三年。及恭王去位，瞿瞿秉政，满人之焰复张。光绪二十年后，满督抚又遍天下矣，以迄于宣统三年而

亡。恭王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哉！

肃顺重视汉人

重汉轻满者，非汉人也，满人也。以肃顺之骄横，而独重汉人文士，搜罗人材，汲汲不可终日，亦不可解。其对于满员，直奴隶视之，大呼其名，恶语秽骂无所忌。一见汉吏，立即改容致敬，或称先生，或称某翁，某老爷。其索贿也亦惟满人，若汉员之一丝一粟，不敢受也。岂若后来奕劻、载洵辈，无人不收哉！是以人心未去，同治初元，犹有中兴之望也。

文宗批答一

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相传即常熟陆懋宗不知是否，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文宗风流滑稽如此。予丙子在京，合肥龚引孙比部为予告，龚亦狎莲芬者。

文宗批答二

相传殉难浙抚王有龄之父，为云南昆明知县，伏法两江总督何桂清之父，即为王之签稿门丁。有谓何实王之血胤，事属暧昧，不敢妄断，惟王有龄幼时读书署中，桂清亦伴读，聪颖异常，十五岁所作举业，老成不能更一字。欲就试而无籍，乃谋之昆明绅士，占籍就试焉。入泮、食饩、乡举、联捷成进士入翰林，年甫十八耳。未几跻显要，任封疆，亦仅三十余也。咸丰九年，何为江督，王有龄亦由捐纳盐大使荐升至江苏布政使，皆何力也。当杭城之初陷也，巡抚罗遵殿殉难，廷议难其人，何即荐王可胜任。摺初上，文宗朱批，连书王有龄、王有龄、王有龄九字，不置可否。摺再上，批云：“尔但知有王有龄耳。”摺三上，言王如负委任，请治臣滥保之罪。于是始简浙抚。杭城再陷，竟城亡与亡，可谓不负举主。然举主竟不若也。汉阳陶新柏在何幕治摺奏事，后尝言之。

词臣骄慢

胡林翼为鄂抚也，治军武昌，所部以鲍超一军为最强。超壁城外，学使俞某，浙人而北籍，少年科第也，任满将还京。林翼设筵饯之，以超功高望重，妇孺知名，延作陪客。不意俞蔑视之，终席不与交一言。席散，超怒甚，跨马出城，谓左右曰：

“大众散了罢！武官真不直钱，俞学使一七品耳，竟瞧不起我，这班人在朝中，我辈为谁立功者？”正念念间，林翼驰马至。林翼于席间情形已了然，故超之出也，林翼亦尾之，至是谓曰：

“俞某少不更事，明日我面公训饬之，特设负荆筵，请公明午降临，使俞某陪客，公不可却。”超诺之。明日仍三人，超宾位，俞陪位，林翼用翰林大前辈十科以上称大前辈，俞后胡十科也。面目，直言训斥，俞唯唯听受。席终，林翼又曰：“所谓不打不成相识，我三人何妨换帖，结为兄弟。”俞意犹踌躇，林翼怒视之，即命具红柬，各书姓名、籍贯、三代，而互易焉。胡为长，鲍次之，俞又次之。林翼谓超曰：“如今俞某为我辈小兄弟，即有过可面训，勿相芥蒂也。”超亦唯唯，气遂平，不萌他志矣。俞返京行至涿州，投井而死，或曰为其母所逼也。

彭玉麐有革命思想

安徽克复，彭玉麐权巡抚，遣人迎曾文正东下。舟未抵岸，忽一急足至，众视之，彭之亲信差弁也。登舟，探怀中出彭书，封口严密。文正携至后舱，其时内巡捕官倪人垲侍侧，文正亲信者也。及启函，仅寥寥数字，且无上下称谓，确为彭亲笔。云：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十二字而已。文正面色立变，急言曰：“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撕而团之，纳于口而咽焉。雪琴，彭字也，人垲字爽轩，皖之望江人，后为江苏直隶州，言于欧阳润生，润生为予言如此。

天诛星使

咸丰季年，胡林翼治军武昌，不媚朝贵。有中以蜚语者，上遣钱宝青查办。钱挟大欲而来，以为所参情节甚重，必可满欲。及至鄂，胡照例待之，绝不使人关说。钱探之，胡曰：“就地筹饷，就地练兵，不费国库一文，不调经制一卒，请星使确查可也。”钱大恨，遂怀一网打尽之计。一日者，送供给委员至行辕，见星使员役皆皇皇，问何故，皆曰：“大人昨晚灯下写覆奏，至今房门不开，而案上灯光仍闪烁，我辈不敢叩门也。”候至午，仍无动静，乃报胡。胡率司、道、府、县皆至，命叩门，不应，三叩仍不应，命斧以入。大骇，则见钱伏案死，一奏摺尚未书毕，喷血满纸。亟取出阅之，更大骇，盖直诬胡、鲍等有反意，将割据湘汉而自王也。胡叹曰：“天有眼！天有眼！”取血摺藏于怀，以暴卒闻，上亦不追究也，此事遂罢。设钱章入，纵朝廷不信其言，而胡鲍等之兵权削矣！胡鲍一去，大事尚可问哉？其时天心犹佑大清也。此仪征张肇熊为予言。肇熊父名铎，字铁夫，当胡治军时，随布政理军饷事，故言之甚悉。

满臣之懵懂

予戊寅之夏再入都，留应乡试。一日，有一满人同学者，邀饮万福居。予后至，见首座为一白须老翁，旁置一珊瑚冠，见予

至，咸与为礼。白须者，吐属举止皆粗俗，不似大员身分，然甚谦，询知予为南省士子，则更谬为恭敬。少间突然问予曰：“闻前十余年，南方有大乱事，确否？”予遂举粤捻之乱略言之。彼大诧曰：“如此大乱，其后如何平定？”予曰：“剿平之也。”又曰：“闻南方官兵见贼即逃，谁平之耶？”予又举胡、曾、左、李诸人以对，皆不知。但曰：“奇哉！奇哉！此数人果真能打仗者耶？”予思此公并胡、曾、左、李皆不知，岂山林中隐逸，不闻外事者耶？遂亦唯唯否否而罢。客散后，予特询主人，始知此公名阿勒浑，在黑龙江为副都统三十年，今告老还京，不识汉字，无论汉文矣。彼所行公牍，除满文外，他皆不阅，故懵懂如此也。其一生长技，惟骑射耳，异哉！然此犹武人之在边者，固不足责，乃有开坊翰林，生长京师，且系世族，又为国史纂修，亦不知咸丰间事。其人名麟趾，似是同治甲戌翰林。，当时仅二十余岁，在馆较对史传，阅至罗泽南、刘蓉等列传，拍案大骂曰：“外省保举之滥，一至如此，罗泽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保至实缺道员，记名布政使，死且请谥！刘蓉更岂有此理！一候选知县，遂赏三品衔，署布政使，外省真暗无天日矣！”时同坐者为阳湖恽彦彬，见其愈骂愈烈，万无可忍，遂耳语曰：“慎毋妄言，若辈皆百战功臣，若非湘、淮军，我辈今日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战何事？天下太平，与谁战者，老前辈所谓湘、淮军，何物耶？归谁将军统之耶？”恽笑曰：“即与太平战耳。南方大乱十余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大诧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静，所谓与太平战，更难索解！”恽曰：“尔不知洪秀全造反，自称太平天国耶？”麟又曰：“贼之事，我如何能知道？”恽知其不足与言，遂不答而去。

出即逢人道之，一时传为笑柄。此闻之张小传方伯者，亦恠告之也。

白云观道士之淫恶

京师西直门外有白云观，每年元宵后，开庙十余日，倾城士女皆往游，谓之会神仙。住持道士获费无数，然犹其小焉者也，其主要在交通官禁，卖官鬻爵。总管太监与道士高峒元盟兄弟也，峒元以神仙之术惑慈禧，时入宫数日不出。其观产之富甲天下，慈禧又封峒元为总道教司，与龙虎山正乙真人并行，其实正乙真人远不如其势力也。凡达官贵人妻妾子女有姿色者，皆寄名为义女，得为所幸则大荣耀。有杭州某侍郎妻绝美，亦拜峒元为假父。为言于慈禧，侍郎遂得广东学差，天下学差之最优者也。此不过举其一端耳，举国若狂，毫无顾忌。观中房闼数十间，衾枕奁具悉精美，皆以备朝贵妻女之来宿庙会神仙者，等闲且不得望见之也。

敬事房太监之职务

敬事房太监者，专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帝与后交，敬事房则第记其年月日时于册，以便受孕之证而已。若幸妃之例则不然，每日晚膳时，凡妃子之备幸者，皆有一绿头牌，书姓名于牌面，式与京外官引见之牌同。或十余牌，或数十牌，敬事房太监举而

置之大银盘中，备晚膳时呈进，亦谓之膳牌。帝食毕，太监举盘跪帝前，若无所幸，则曰：“去。”若有属意，则取牌翻转之，以背向上。太监下，则摘取此牌，又交一太监，乃专以驼妃子入帝榻者。届时，帝先卧，被不复脚。驼妃者，脱妃上、下衣皆净，以大氅裹之，背至帝榻前，去氅。妃子赤身由被脚逆爬而上，与帝交焉。敬事房总管，与驼妃之太监，皆立候于窗外，如时过久，则总管必高唱曰：“是时候了。”帝不应，则再唱，如是者三。帝命之入，则妃子从帝脚后拖而出。驼妃者仍以氅裹之，驼而去。去后，总管必跪而请命曰：“留不留？”帝曰：“不留。”则总管至妃子后股穴道微按之，则龙精皆流出矣。曰：“留。”则笔之于册曰：“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亦所以备受孕之证也。此宫禁中祖宗之定制也。若住圆明园，则此等仪注皆废，可以随时爱幸如人家然，然膳牌之递仍照旧也。所以，帝皆住园时多，必至年终，始回宫。一至二月中，又幸园矣。觉罗炳半聿为予言。炳言此犹沿前明宫禁之例，世祖因其可制子孙淫逸之行，遂因之。

糟蹋回妇

回疆霍集占之灭，扫穴犁庭，献俘京师，霍集占夫妇皆下刑部狱。帝夙知霍妻绝色。一日夜半，直班提牢司员将寝矣，忽传内庭有朱谕出。司员亟起视，则内监二人捧朱谕，命提叛妇某氏。司员大骇曰：“司员位卑，向无直接奉上谕之例，况已夜半，设开封有变，且奈何？谁任其咎者！”内监大肆咆哮，提牢吏曰：